梁父：你發了瘋？呵！佛陀慈悲！

天青：西賓哥哥，你眞是時代青年！（驚喜的望望他、又冷諷的看看梁父梁母。）

趙母：西賓你在外國也信了洋教啦？呀！苦難的中國！

西芳：哥哥，你眞好！

西賓：在外國講究科學，比如說吧，洗衣服用機械，代步用汽車，上樓用電梯、呵！總而言之、總而言之，太偉大了！

〔護士甲上〕

護甲：呵！伯父、梁伯母、梁醫生呢，有一個工廠瓦斯管爆炸了!!七十多個死傷，情形慘重極了！救人要緊！

梁父：呀！什麼地方？

護甲：車站附近！快請梁醫生趕到現場。

衆同驚訝。

梁父：我那女兒剛回來沒有好久、一夜未曾睡眠。

〔西芳披着睡衣上〕

西芳：呵！弟弟、你回來了！

西賓：姐姐！

西芳：弟弟、你離家四個年頭了、爸爸、媽媽成天成夜在想念着你、我們更在盼望今天

西賓：姐姐、是的、我也一樣。呵！怎麼妳的頭髮還沒有燙成嚇本型？嘴也未擦美國的口紅？對了、我特地爲妳和妹妹帶回了最有名的香水、擦上、保險顯得年青而艷麗又芬芳！

西芳：好哥哥、你也是最好的人，香水在那兒？

西芳：弟弟！

護甲：梁醫生！不要誤了！車站前工廠瓦斯管爆炸，引起大火、七十多人受傷，現場慘不忍睹，快去救命去吧！

西芳：呵！

西賓：唉！中國人太多了，我在外國這數年，研究的結果，人太多了反而不能強國，死了個幾百幾千沒有關係，中國人都是迷信哪！落後哪！沉醉哪，不值錢，多死點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管他呢！我們四年來未見面了！大家開懷暢談吧！

西芳：呵！弟弟、也許你太興奮了、受了刺激、神經在錯亂、這些話不是你說的！弟弟、我要去救人，我是佛教徒！

〔西芳緊張由臥房而下〕

西賓：這又是中國不如外國人了、在外國醫生衆多，技術高超，設備完善、要救這七十個人、太簡單了、一按電扭就算啦！

梁父：你是怎麼一回事了！

〔西芳穿白衣由臥房上〕

西芳：弟弟、我慚愧，爲了職務，爲了盡到佛教徒救世救人的義務、不陪你談了！

西賓：姐姐、還是我們談吧！

梁父：她是佛教徒，救人要緊、西芳、快走吧！

西芳：回頭見！

〔西芳、護士甲慌張而下〕

西芳：她就是這個苦命人，不知人情！

梁母：佛菩薩呀！〔身子顫抖，雙目發直，站立不住、突然暈倒〕

魯萍：伯母！伯母！

衆人同：〔驚慌的走過去、萍萍抱住梁母，梁父慌張的叫〕

西賓：媽！

西芳：媽！媽暈倒了

趙母：可不好了！恐怕中了暑！

西賓：也許看我這兒子回來太興奮了！

梁父：快！快！快叫西芳回來、救自己的媽媽要緊！

魯萍：芬姐姐、芬姐姐〔魯萍下〕

西賓：這又是中國不如外國了，在外國的話老年人身體强健、受得了任何的興奮、決不會高興得暈倒。

梁父：〔憤怒地〕去你的吧中國人不如外國人、我眞慚愧未給你生個藍眼珠！

〔鐘！鑼聲中！幕下〕

燈蛾

如萍

停電之夜，爲了趕寫一篇短稿，我點燃了一隻蠟燭，室內頓現光明。

仲夏之夜的月亮特別明亮，柔和的銀輝，像輕紗般籠罩着臨窗的案頭；夜風從海邊吹來，驅走了白日的燠熱，跟大地帶來無比的涼爽。萬籟俱寂，夜闌人靜，斗室裡更寂靜的連心跳聲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我展開稿紙，正振筆疾書，燭光突然一閃，眼前便是一陣撩亂。待我停筆注目細看，原來是一隻美麗素潔的燈蛾，急促地從燈火上飛過；看牠那種奮不顧身的樣子，好像是有什麼重大任務在身，又好像是在尋找失落了的什麼，然而牠失落的又是什麼呢？

「啊！好險呵，差一點兒葬身火窟……」我不由地驚叫起來，並爲牠的冒險捏了一把冷汗！

我換了個姿勢，把蠟燭移向牆角，認爲牠不會再撞到燈火了，我仍繼續埋首書寫。可是，燈蛾並不因難却步，調回頭來，擺動嬌健的双翅，又從熊熊的燭火上俯衝而過，險些兒把燈火撲滅；我估計着，牠那玲瓏的小身體，和那一双透明的翅膀，可能已經負了重傷！不然的話，牠決不會顯得那麼焦急而吃力。

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蘇軾的愛物名句：

「鈎簾歸亂燕，穿牖出痴蠅，愛鼠常留飯，憐蛾不點燈。」

古人如此愛物，身爲佛徒的我又怎能讓無辜的燈蛾，活活地燒死呢？當我收拾起紙筆，正要熄燈寢的當兒，可憐的燈蛾，又從黑暗的角落裡飛來，勇敢地投向光明熾熱的燈火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我想急忙熄燈挽救，已經來不及了；同時更由於牠的身體已經負傷，翅膀已被燒毀，牠盡到了所有的力量，終於不幸地在燭光中倒了下去！

牠像一個在戰場上負了傷的勇士，一息如絲，猶作垂死的掙扎！牠的意志是何等堅强？牠的精神是多麼可佩？可是，牠的抱負有誰會了解？牠的慘痛遭遇，又有誰會寄予同情？唉！也不過只有聳立的巨燭，爲牠殘缺的尸身便和着燭淚，牠殘缺的尸身，便和着「燈淚」，永遠埋葬於光明裡了。

成功成仁的價值是相等的，牠總算是如願以償了！

爲恐再有第二隻飛蛾來重蹈牠的「覆轍」，我無限感傷地把燈火熄掉。……

死的感觸，强烈地佔據着我脆弱的心靈，使我一直無法安靜入睡，我默默地呆坐在斗室裡百感交集，萬念俱灰，不禁悲泣中來，淚下如雨；一方面爲燈蛾的慘死致哀，另一方面也爲自己的愚痴而難過。我們但知惋惜燈蛾不應投火自焚，好像是自尋死路，而却不知惋惜我們自己日常所作所爲！燈蛾是爲投奔光明而犧牲，犧牲得還算有代價，而我們人却往往會爲了一點點物質，金錢，竟會做出比燈蛾投火更危險的事來，這不是更值得警傷，也更值得惋惜嗎?!

海角夜涼，我被一陣冷風從沉思中吹醒，好像是做了一場大夢。這時明月當空，疏星散落地鑲嵌在天邊；夜空已比剛才明亮，整個的大地，好像蒙上了一層輕紗，顯得特別的沉靜安謐。

我想藉寧靜的夜色，來撫慰我紛亂的心情，於是，便搬了一把竹椅，踽踽地走向空落的天井。

夜是靜靜的，可是她却並不寂寞。稻田裡，蛙鼓陣陣，草叢中，虫聲唧唧，森林中，不時傳來一兩聲夜鶯的歌唱……自然界的樂隊，簡直比交響樂團的演奏還要迷人，中聽！螢火虫兒，打着碧綠色的小燈籠，飛上飛下，也跟着湊熱鬧；月光中，遠山濛濛，近水淙淙，在都表現着夜色的美麗和神秘。

我靜靜地躺在竹椅上，一面欣賞偉永靜謐的夜景，一面仍繫念着燈蛾的不幸，牠雖非與我同類，然而，目擊慘狀，我又怎能無動於衷呢？……

× × ×